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續筆卷八 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為卜著為筮故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

所輯七畧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世無傳焉今之揲著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筴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大夫未嘗過而問也伎術標牓所在如織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軌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為君平家家自以為季主每況愈下由是藉手于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路毀譽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六爻為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嫁伯姬之繇曰車説其輹火焚其旗寇張之弧

姪其從姑泰伯伐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文公納王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鄢陵之戰晉侯筮曰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
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
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盈
宋姓子蓋言嬴與盈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
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闔門
塞竇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説故杜元凱云凡

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為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顔師古以為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翊之櫟陽為藥陽蓮勺為輦酌太原之慮虒為廬夷上黨之沾為添河

内之隆慮為林慮蕩陰為湯陰潁川之不羮為不郎南陽之酇為擲堵陽為者陽鄼為讃沛之酇為嵯鄲為多清河之鄃為輸汝南之平輿為平預濟陰之宛句為宛朐江夏之沙羨為沙夷九江之橐皐為拓姑廬江之雩婁為吁閭山陽之方與為房豫琅邪之不其為不基東海之承為證長沙之承陽為烝陽臨淮之取慮為秋廬會稽之諸暨為諸既太末為闥末豫章之餘汗為餘干廣漢之汁方為十方蜀郡之徙為斯益州之味為昧金

城之允吾為鈆牙允街為鈆街武威之樸劇為蒲環張掖之番禾為盤和安定之烏氏為烏支上郡之龜茲為邱慈西河之鵠澤為梏澤代郡之狋氏為權精遼西之且慮為趄廬令支為鈴祇遼東之番汗為盤寒樂浪之黏蟬為黏提南海之番禺為潘隅蒼梧之荔浦為肆浦交趾之羸膢為蓮簍九真之都龐為都龔日南之西捲為西權淮陽之陽夏為陽賈魯國之蕃為皮皆不可求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敘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嬰為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經二十

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

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五行衰絕字

木絶於申故柛字之訓為木自斃水土絶於巳故汜字之訓説文以為窮瀆圯字之訓為岸圮及覆火衰於戌故威為滅金衰於丑故鈕為鍵閉製字之義昭矣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韓信擊魏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軍屬淮陰擊魏罌度軍作颿盖此計由邑所建也信謀發兵襲吕后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晉

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滇陽侯樂說史記作樂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衍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他道道通中牟侯單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郎侯黃極忠以羣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祁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王史記作侯顏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故寵褒之許以為王也他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

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為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按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顔注誤矣自司徒訛為申徒自申徒為申都自申都為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韓信歸漢為治粟都尉表以為粟客師古曰與紀傳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粟疾而賔客禮之故云粟客也史記作典客索隱以為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

如孔聚以執盾從周竃以長鈹都尉郭蒙以户衛宣虎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彨跖以門尉棘邱侯襄以執盾隊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禮以中涓騎爰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為將也許盎以駢隣説衛駢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為軍翼也説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為衛也許瘛以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將留肹以客吏馮解散以代大與大與主爵祿之官也

史記作太尉靳彊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讀史者云

蕭何給韓信

黥布為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為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給信曰雖病强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為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

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翦忍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吕后居内而急變從中起已為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豨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吕后太子布見漢使驗問即發兵東取荆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為帝其為反逆已

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既赦以為庶人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之事越獨為冤且扈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為反形已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為不知狀而赦得釋何也欒說告信賁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亦知其故耶欒布為越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奏事越頭下上召罵布欲烹之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乃釋布拜為都

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為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天盖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為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盻可就疎密分寸未嘗不齊

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為人與風所敗唯閒屋

埯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李子

以為至危李斯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

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面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為

至尊方在漢建安為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

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説郝普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為計甘寧欲圖荆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之權為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權欲以

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曽能改齋漫録内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

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稱隴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刋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為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為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

附會杜老之詩邪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盖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為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近古今獨姑蘇曰吴郡吴縣有盤門閶門葑門婁門齊門他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門閨門皇門鄟門墓門又有師之梁桔柣之門周曰圉門魯曰雩門雉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羊

傳有爭門吏門宋曰彤門桐門盧門曹門澤門揚門桑林之門郳曰魚門范門衛曰閲門盖獲之門齊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呉曰胥門宋垤澤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絶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别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妙絶晉陸機為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

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于盧高弱以盧叛齊閭邱嬰圍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酀弱致盧而出奔晉魯臧氏食邑于防臧紇得罪使來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按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齊魯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盖當是

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為詐力權謀之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帶甲約降既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絶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秖隔數重山春風又緑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圏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圏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緑黄魯直

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按刑統户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壻姊妹並不得為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

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勑局看詳以為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妾宣帝詔

母族絶服外者聽婚皆偏閏之制漫附於此

容齋續筆卷八

容齋續筆卷九 十四則

宋 洪邁 撰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郈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桓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為久長若揆之以理則桓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

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為襄公襄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顧與偕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韋匡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匡衡也四人皆握娖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

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為邪臣廣徳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遣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名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

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歴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兒寛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寛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

寛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寛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為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寛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説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説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説餘曰信

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願假竒兵從間道絶其輜重而深溝髙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擒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㑹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鋭甚難與争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髙壘使輕兵塞其饟道以全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閼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

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也鼂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為城陽中尉鄧公者豈非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為此策乃自請而後行顔師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己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

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後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觧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龜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為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也至其孫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盍請為先人立後也賈再拜受龜使弟為為已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為之子曰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會如晉昭伯問内子與母弟皆

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歸而察之皆
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
立會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龜
故皆以弟而奪兄位亦異矣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於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天用勦絶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
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

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髙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莊子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虚厲非也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黄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甚備故悉紀録以遺闕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

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帝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

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咶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

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共共則壽屨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逸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牖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摇摇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劒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

造矛少閒勿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傅傳文頴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葢出諸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以待功臣葢又不同也

漢景帝

漢景帝為人甚有可議鼂錯為内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宫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臨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為王坐侵太宗廟壖地為宫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為侵宗廟壖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

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勿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内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内者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

其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好畤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滅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秦軍於杠里疾鬬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

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横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之卒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小將十

人傅寛傳屬淮陰擊破歴下軍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勃擊陳豨酈商傳與鍾離眛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為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籬奥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别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别追項籍受詔别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别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滅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諸吕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繫急昭為言太后后以語文帝廼得釋王恢坐為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神宗熈寧七年天下

大旱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更失人心安石曰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為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為民害向經曹佾能獻忠於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緣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

其姦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瞷

其所之乃之東郭墻閭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復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謬忌少翁游水發根欒大公孫卿史寛舒丁公王朔公王帶越人勇之之屬所言祠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泉宮臺室栢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鬬棊小方泰帝神鼎雲陽美光緱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老父牽狗白雲

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所興為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結尾之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其敝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

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後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

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脩所作後叙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

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為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

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泊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勿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為至當

容齋續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續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貢生臣李學瞻

容齋續筆卷十十七則

宋 洪邁 撰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産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

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吕刑惟良折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爲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爲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黄

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為助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為參客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

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

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來邪天官丞曰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

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隷趙將軍張廷尉亦燃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鄖大司馬當擊宛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

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為亞相尤録録不足數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徵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黄裳裴垍李絳李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為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已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使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為郡吏闊者闊焉久不聞問吾邱壽王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

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徙得君重臥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為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若蕢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有蕢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

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緑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蕢莢作平慮草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蕢莢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為草妖予按蕢莢即苦蕢今俗呼為苦蕒者是也天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七國中宗後二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何狀揚雄甘泉賦并閭注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

顔師古曰如氏所説自是平慮耳然則亦巽草也鬼目見爾雅郭璞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如耳璫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黄味酸以蜜煑之滋味柔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髙大如木瓜而小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亦名羊蹄

唐諸生朿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筭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幷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三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攻書缺二字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遒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

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觧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潁昌而尚未聞來

耗已累遣人禀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盖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潁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帥河東至於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為長吏雖居蕞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

視其私計辦否為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儆策使申固要東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則為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多以為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者意蓋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為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

與我為敵國懔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骨瀕於餓隷其與受僇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俶擾至於空天下而為盜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芝黄巢不過僥覬一官而已使君相御

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馮異之定關中髙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弦髙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摭其小小者數人載於此武德初北海

賊帥蔡公順攻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為謀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帥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衆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徹者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至已有衆數千圓朗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裘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暀勸甫引兵取越憑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間則長驅

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别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甫不能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乞師於宣州秦彦彦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彦過江將奉以為主或説之曰僕射順衆心為一方去害宜復奉高公而佐之總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

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
師鐸不以為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
之勿獲王建鎮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
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
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旦出淘
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為之畫
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
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

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夔然先成為條列七事為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為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兊恒遯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

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八卦皆無之觀剝晉睽姤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剝睽姤猶可強為之辭他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太守

先至為卓所憚獨為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稱然長沙為荆州屬部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堅乃承案行使者詐檄殺之以償𥈠忿南陽太守張咨鄰郡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將乘一時兵威輙害方伯鄰守豈得為勤王乎劉表在荆州乃心王室袁術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議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為長沙王封其子為吳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

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為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為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為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寳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

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為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歷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竊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為不可也若唐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嬀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禪孫亮石宏苻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改武帝

太嘸為永嘸而以為欲長奉先王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温而不敢云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

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内無復雞犬髙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戸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毁宫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邱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為髙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

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行二十里是為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為六百四十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為五百七十里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外國尤為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瀧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

今虔至潭口纔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容齋續筆卷十

容齋續筆卷十一 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古錞于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錞鐲鐃鐸也以金錞和鼓鄭氏注云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公彦䟽云錞于之名出於漢之大子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髙三尺六寸六分

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絶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為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樂有錞于者近代絶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毁祚所獻

為證云今樂府金錞就擊於地灌水之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錞一山紋錞一圜花錞一縶馬錞一龜魚錞一魚錞二鳳錞一虎錞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熈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錞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濶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濶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濶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熈三年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

楊縣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濶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長徑九寸五分濶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足濶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錞也予家蓄古彞罍百種此遂為之冠小錞無損缺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渾全然亦可考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異自峽來寘諸翁籠中取者不謹斷其鈕匠以樂銲而捌之遂兩兩相對若三禮圖景祐大樂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興王

鑑一節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䍐形制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正爲此云

孫玉汝

韓莊敏公縝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縝密以栗及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爲古雅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劾罷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記榮王宗綽書目有南北史選練十八

卷云孫玉汝撰盖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能觧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横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盖其人云裴徳融諱皐高鍇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徳融入試鍇曰伊諱皐

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祇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覩此事尤爲乖剌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詰託之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殷夢諱

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皐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為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于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高鍇取士

高鍇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閲三歳頗得才實始歳取四

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按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勑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為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摭言載錯第一牓裴思謙以仇士良闗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携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堦下白曰軍容有狀薦

裴思謙秀才鍇接之書中與求巍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鍇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亦疎俊不羈之士耳鍇徇凶璫之意以為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大和三年鍇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

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

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屬吏部

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

下勅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兩部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

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

是為前行故兵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

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謹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稱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為甚其變而為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閑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盖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籍及每

大禮則書寫簽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驥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司不過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是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至於階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為大夫者十一為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為將軍者十二為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徳大將軍

訖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省部寺監名稱為郎大夫曰寄禄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為郎欲以將軍校尉易横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轍太殊亦請改為郎大夫於是以卒伍廝圉玷汙此名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為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在唐為方伯刺史在漢為監司在唐為郡守豈介冑恩倖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勲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顔良文醜於萬衆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陸遜之詐竟墮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饑凍而退及思政徙荆州舉韋孝寛代已歡舉山東之衆來攻凡五

十曰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靜易相應接潁川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裏俱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足為患字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髙澄身為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及而攻圍潁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當陳國衰削之餘北伐

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為舉首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為王軌所困欲遏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皆沒焉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

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吉明皇
幸蜀為太子所奪唯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為史冊
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
子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
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誥而出命
又遣皇帝廵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
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夫與堯舜合其德則我
高宗皇帝至尊壽皇聖帝為然

楊倞注荀子

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為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為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

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為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傅巖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竚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

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為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偓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為相纔半年而罷後貶柳州司戶參軍制云不為自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能活國冒半歲容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功唯辱中台頗興羣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難之際

無知人之名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衮以今觀之適足貽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押豚臑而拒貙牙趣亡而已悲夫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為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第署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恣為姦欺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按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劒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

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内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學士脩國史太清太微宫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槩可見矣宫市之事咸謂起於德宗貞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使亦不及天寶時已

有之也

祖宗朝宰輔

祖宗朝宰輔名為禮絶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道都巡撿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撿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鎔嘗知樞密院而

監諸司庫務曾孝寛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事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為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既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罷之以待制為樞密都承旨道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斂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

撿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以為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為不然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按天聖編敕諸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敕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

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答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儀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官序班於中書門外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入宰相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東武西並北上臺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寮拜宰相答拜訖退内客省使至閤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行拜不答拜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客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

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連姓稱職展拜不答拜見參政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閤門祗候見參樞亦不答拜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迎於門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為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樞密吏寅緣得副承旨每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葉子昂為相獨抑之使輿卿監旅進送之于右序不噄

馬及王朴以國信所典儀吏為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禮遂均從官矣

東坡自引所為文

東坡為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

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吕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為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吕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直翰苑答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

樂未央之衛尉後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為法也

容齋續筆卷十一